

尾蔗叢談

玉壺記

齊推女傳

王

賈

傳



尾
蔗
叢
談

李調元撰

中
華
書
局

尾蔗叢談序

世有怪乎。吾不得而知也。世無怪乎。吾亦不得而知也。但自齊諧志怪而後。好異者每津津樂道之。因而搜神廣異之書。紛紛錯出。至太平廣記。而牛鬼蛇神。千形億貌。可謂幻中之幻矣。近世山左蒲生。又有聊齋志異書。以驚奇絕艷之筆。寫迷離惆悵之神。詞清而意遠。事駭而文新。幾乎淹貫百家。前無古人矣。然皆鑿空造意。無實可徵。考古者所弗貴焉。予生平宦遊所歷。足跡幾遍天下。所至之處。輒訪問山川風土人物。採其事之異乎常談。並近在耳目之前。爲古人所未誌者。輒隨筆記載。以爲叢談之資。其始自何人。出自何地。要取其有據。不取其無稽。卽以此爲續齊諧之書。亦無不可乎。昔人謂蔗自尾倒嘗。漸入佳境。讀此書者。亦可知其味矣。羅江李調元雨村序。

尾蔗叢談卷一

清 綿州 李調元撰

荔瑞

同安文圃山產荔名赤命符皮色如夜光之珠中有綠文如符篆狀味殊衆荔國初時樹結一荔有文曰清受命三字爲我師入閩底定之兆見陳鼎荔枝譜見閩志

王賓

福州人王賓初有妖術明季時自稱無爲教主每說法冬月降蓮花或有飛劍天書從空往來爲所煽惑者甚衆一日降金印一顆於座寶色爛然上鑄螭虎盤龍作鈕篆文云寶印八一古佛親勅普度西遊遠遭霹靂內有一人瞰所置之處欲竊以歸俄而印忽不見賓初對衆言曰座中必有無良之人故寶印飛匿耳欲竊者跪而自首伏罪良久尋至後庭蘭花盆中得印衆益神之賓初蓋印於紙透紙數十重顏色如一衆皆狂喜各求一紙以爲供養自是拜跪施舍晝夜相繼國朝順治十三年事

禱雨疏

羅源縣百丈龍潭明景泰三年七月旱魃爲虐邑人禱雨投疏文於潭頃之片紙浮出乃元至正間禱雨疏也衆取其文頌之大雨如注又國朝康熙十四年秋大旱時耿逆僭命寧德鄉民禱雨疏末未寫康熙年月越三日無驗忽潭中浮出從前禱雨舊疏填康熙年號者道士乃易疏填康熙十四年月日投入須

與大雨如注。

九仙山石文

九仙山麓居民嘗淘井出石一片廣踰尺縱尺五六寸有文九行云我有一莊園寄在於山邊于山九道士呼名爲九仙。輒然來相賀。磊老自相傳。李公來戰日。此無二一物。只有一積金。寄在於山莊。不在中山中。只在隴西郡。我住東西城莊。在於山下。有人有不信。但看碑中話。只看于山松。于山金出現。不在路旁。只在中隴。西拾得無分張。時人莫笑金泥師。拾得金泥也有富。語多鄙俚。又有一石。末有太和二年字。文云。吾年乙丑。金園一片。寄在山前。在山左臂。不歸庚申。須歸乙未。留傳子孫。衣錦次第。時人見碑。吾今在世。按太和乃晉廢帝年號。碑語不可解。字跡婉秀。似晉人風度。見林來齋金石考。

西巖寺

國朝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莆田城西巖寺建山門。剗地書然有聲。陷一窪。長一丈四尺。闊半之。上銳下方。甃以巨磚。磚上土花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八月日作。又獲古鏡一。古劍二。銀環數枚。鏡背有花紋。斑駁陸離。劍脊有字。剗蝕不可識。環徑二寸許。尙有一竊未啓。寺僧畚土急掩之。見莆田縣志。

黃梧

海澄黃梧。故僞鄭將也。投誠守海澄。鄭攻之。圍急。梧曰。鄭氏善穴地攻城。今且爲隄。乃下令沿城五步置一水缸。滿貯水。每缸撥五人迭守。注目缸中。晝夜無輟。明日有報水動者。掘之。則爲隄者已至其下。入火。

藥燃之烟出。鄭聲隨人皆盡。

金蠶

邵武邵氏。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晨啓戶。見一小簍籠在門外。無封鎖。貯白金數事。約重百兩。遂挈歸。謂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隨足而碎。旋復在胸腹上矣。投之水火刀斧。皆如前。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有。甚惡之。友有識者曰。子爲人所賣矣。此謂金蠶蟲。物雖小。爲禍甚大。能入人腹中。殘嚼腸胃。復完而出。閱以簍籠。事告之。其友曰。無端也。子能事之。卽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閻笑曰。吾豈爲此。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閻曰。以此蟲并簍籠中物棄之。則無患矣。友曰。凡人蓄此。久則致富。卽以數倍原物送之。謂之嫁金蠶。今子貧也。豈有數倍之物乎。物不可得。蠶不可去。實爲子憂。閻乃嘆曰。吾生平清白自守。不幸有此。乃取蠶吞之。後竟無恙。

梅山虎

國朝順治丁酉春。上杭梅山洞章姓者。爲虎所啣。越五十里。至一寺門。虎委章於地。章急呼寺僧求救。僧於門隙中望見虎。反鍵其門。虎又啣章。還之於家。計二日。往返將百里。肌膚無梯米傷。章遂披剃學佛。以終。

鳳山石識

鳳山住民墾田得石碣內鑄山明水秀閩人居之八字。

採金

康熙壬戌鄭氏遣僞官陳廷輝往淡水鷄籠採金一老番云唐人必有大故衆詢之曰初日本居臺來取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恐有改姓之事明年癸亥我師入臺灣

地氣

臺灣颶風將作海氣先動浪勢洶湧聲聞數十里風靜而浪勢尙高聲吼如故必二三日後海氣息浪聲方恬大約海將翻先一二日海水忽變腥臊颶風即起波浪簸騰乃天地之氣交逆地氣動而海沸天風雨而飄搖遭之者輒沉舟折檣若海氣不鼓天風雖烈摺篷空橈順風而馳真同鯢鵬之徙耳人但知天風之患實地氣交構爲颶其患始烈也

賣鬼氏

龍巖有賣鬼氏不知何許人也嘗遍睨境內墳塋之無後者籍記之妄曰吾祖也葬于是視富家之有喪者輒回之以要其直受直則舉其屍而棄之每風雨陰晦墓居者嘗聞鬼鬬聲賣鬼氏亦嘗聞羣鬼怒曰而敗吾宅暴吾骨吾且訴於帝矣一日復於北寨之北貨一墳其藏孔固賣鬼氏發之有寒色迨夜陰雨見一朱衣擁從甚盛呵叱之厥明賣鬼氏門屏摧折發狂疾雙拳還自擊逾旬死矣

鵝鈴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時。世有漁人居水側。嘗聽鵝聲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鎖。隱起元封元年字。

控馬奴

山左臨邑察署。舊有妖物。過者不敢停。薛文清瑄時爲山東督學。鰓館中。夜半。有鬼物黑衣而立。薛初不以爲意。已而漸近。几席間且逼。急以手批其頰。地上頽然作聲。明旦視之。得一泥兜鍪。左右跡之。爲邑城隍廟門外控馬奴。而色惶懼。因碎其像。土木中隱隱有血痕如脈絡。自是祟遂息。至今塑像。仍露其頂云。

翁仲生鬚

後周平章景範墓。倚山爲墳。在臨邑城西南五里。俗名相公山。墳前有翁仲二。康熙十七年。忽生鬚。長寸餘。碧色。土人見者。輒拔去。旋復生。逾年而止。

井鳴

康熙二十三年。濟南郭莊村中井鳴如牛吼。水忽上溫。祭之乃止。

費山蠶穀

費山後有仙人藏穀種於洞中。每年出曬一次。其穀種于地。回頭卽穗黃。故今種有名回頭黃者。又洞中仙人養金蠶。居人嘗有拾之者。故名費山蠶穀。

龍儲

曹三公龍泉鄉人。募儲得一人。形容古異。而力作倍勤。月餘支工價。欲得粟。以一束草作困。曹笑曰。此盛幾何。儲曰。但滿是足矣。傾之二石。猶未充。曹乃異之。儲曰。吾實蒼龍。欲潛東山。峽中有烏龍。與我爭。明日戰巖上。句公助我。曹早起至峽旁。果見二鵠。乃拋杖擊鳥者。中尾飛去。頃之。大雨如注。曹奔至家南。避雨叢樹下。雨止。其家迎視。則已坐逝矣。鄉人乃卽其地建石塔。塑像以祀之。今尙在。

石大夫

叔枏山亦名東陵。長白迤南之高峯也。有石高丈餘。化爲人。行醫於章邱。明嘉靖初。自號石大夫。假星命至渭南。見劉生鳳池。卽拜曰。我邑父母也。劉果登第。令章邱。訪之不得。石見夢曰。東陵山下大石。卽我也。鳳池立廟祭之。病者往禱。輒托之夢寐。醫無不愈。今長山有石大夫祠。

陳益修

濟南陳益修。字玉筍。回回楊生花者。素豪猾。欲毀關侯祠。拓其居。陳阻之。及明末。生花毆陳。瀕死。刖其目而啖之。仍以礮灰實眶。謂必無生理矣。至夜。恍惚見綠衣神。飲之酒。外青內白。次夜。復見一神人。以手擊其腦後。目中血出如注。痛久良已。又次夜。見一老嫗。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盃把。令口吸之。比覺。雙瞳炯如。而生花以爲盜族誅。去陳事纔八月。益修於國朝順治乙酉舉鄉試。丙戌成進士。

鬼頭王

明正統間。金陵指揮王某。無子。運糧過濟寧。買一妾。美而賢。宗姻咸敬愛之。生一子。而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家教子。極有法。既而子襲官。部運北上。問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都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晨起必梳沐。幃中子婦立戶外。俟其出。乃敢前拜。近侍二婢。亦未嘗見梳洗也。一日。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持燭體置膝上。妝飾猶未竟。倉皇加頸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視。則固一具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爲鬼頭王。

劉銘借筆

劉銘爲諸生時。與同硯友以膽氣相矜。約夜取城隍廟判官手中筆爲信。是夕。友先入廟。伏神座下伺之。近二鼓。見紗籠前導呵殿擁神升座。判官白劉長史借筆。未敢擅與。神曰。彼既來借。可暫與之。忽門吏報劉長史至。神卽退。劉既至。掣筆而去。其友驚怖。死神座下。次日。劉遍訪得之廟中。胸次微溫。良久而蘇。因述所見。劉後果爲華州長史。

靈犬志

楊光遠叛。青州孫中舍居圍城中。食盡。內外隔絕。其畜犬由水竇出。向其城西別墅取米。如此數月。圍門藉以不餒。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志。

手甲龍

安邱有室女。及笄。天雨。接簷溜溜。手後右手拇甲內有紅線寸許。作盤屈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伴戲

而恐之曰。得非龍乎。女信之。心恍惚不安。明年夏。雷雨。女出其手於窗外。忽震雷砰訇。從窗間起。有龍自女手甲中出。騰空而去。但指甲分裂。餘無恙。

螢化金

馮治運。性至孝。葬母後。省墓夜行。見道側螢火熠熠。治運兄弟各以手掇之。治運所得者。入手卽化爲紫金粒。其大如菽。治運以珣盒貯之。置曲室。自此家計豐贍。治運歿後。忽聞金粒唧唧有聲。家人啓視之。仍化螢飛去。

劉九

壽光乞人劉九者。明末。嘗於風雪中裸袒乞於市。西門花巷內有隸樂籍者。見其寒。解羔裘被之。九大怒。裂諸地曰。劉九寧凍死。豈受樂戶人憐耶。士夫皆太息之。

仙人牀

信陽鎮西南八里海港中。有石平正如牀。上有巨人仰臥跡。腦脊膝骨痕入石數寸。亦名仙人牀。

響埠

常山後麓有地名響埠。周迴八九里。人行其上。鏗然有聲。緩行如登樓閣。急行如擊鼓桴。

薛養本

鐵工薛養本。一夜就寢。窗外有呼其名者。啓視。乃二青衣。各長尺餘。拉養本手。踏屋越牆北行。養本乘間

匿禾中。二青衣遍索不得。而僧寺鳴曉鐘矣。青衣隨鐘聲緩急。叩頭膜拜。忽聞鷄鳴。倏然不見。養本回室。竟亦無恙。

龍母廟

柘陽山有龍母廟。相傳郭姓妻汲水河涯。感而有脈。三年不差。一夜雷雨大作。電光遶室。產後失兒所在。每夜有物就乳。狀如巨蛇。攀梁。上有鱗甲。郭飛刃擊之。似中其尾。騰躍而去。妻死。葬山下。一日。雲霧四定。有人遙望一龍。旋繞山頭。及霧。家移山上。墓高數尺。後禿尾龍見。年卽豐稔。土人構祠祀之。

塑犬

東萊海神廟。塑一姥。旁臥一犬。相傳姥爲孫氏母。貧居海濱。畜此犬。從不作聲。有道人見之。曰。此犬非凡。必吠帝王。宋太祖微時。過孫氏門。犬忽大吠。姥乃留而飯之。貴後賜姥以田。免其家徭。世爲守海廟戶。

張氏婦

張應徵妻李氏。生子志肅。成進士。李病。忽自言。先世爲四川金懷玉。以進士任御史。再世爲江南舉人王宏道。三世爲江南劉泮鼎。四世爲福建陶福。應童子試不利。更名登。又改名懷玉。十八歲入泮。墮馬死。今爲張氏婦。將還四川耳。請禱于玉帝廟。李止之曰。豈有民間事而祈恩於上帝者乎。請禱關夫子廟。乃許之。病隨愈。又三年乃終。

趙良相

蘇州城北十里大寨有鄉民趙良相於崇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病死未殮忽失其尸家人驚駭遍索不得後數日乃從外來家自言死夕似有人曳之去若在雲霧中時啖以漿自山西南行至雲南回至定州一媼掖之行曰此汝家矣言訖不見而身在省屯居人食之由是得歸良相後生一子名恆吉又四年乃死

墓銘忽飛

思南李同野墓係明萬歷二十二年葬河東萬勝山麓黃安耿定力銘其墓納於壙有祠在隔江本朝康熙二年七月十三夜誌銘忽自墓中飛至祠前其奉祀孫晨起見之聞於知府葉藩推官常時泰知縣雷起龍同詣墓所環視墓封如故無隙衆皆駭異今誌銘尙在祠中出思南郡志

蔣寅

康熙庚午丹徒蔣寅爲布政使居黔署一日其家人具食忽案上器皿皆飛起懸於空際以好語祝之則滿室生香以惡語詈之則穢氣觸鼻甚至移易諸僕婦之釵梳衣物甲乙互置於房內几榻之間良久不息命巫治之巫反爲之顛仆誦經修醮迄不能避蔣知之矚焉則空中有聲如嬰兒嘲謔嘻笑不止而終不見其形竟莫知其何怪也

產翁

南方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床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生疾一如孕婦妻反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

又云。越俗婦人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其廕以餉塔。塔則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石花

習安之中。萬仞壁立。至三岔河而下。地勢劃開。一水駛流。昔人所詠。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嶺。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去三岔三十餘里。有可處。峭。河崖較他處倍高。亦倍險。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時。若塗朱石上。斑斑然。或三五點。七八點。十數點爲叢。經二三日漸長。併點成片。大如輪。小如掌。鮮明爛熳。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淡。倏忽而歸。烏有矣。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恆以其生之高低。色之濃淡。驗旱澇豐歉。如持左券。亦異矣。

斷腸草

黔有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當心抽花。葉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甚。署園中沿垣依砌百叢也。初見輒愛之。以爲紅鬚內豔。頰牙外標。華橙之映翠幕。丹瑤之廁碧瑤。當不過是。未識爲何花。有焚兒自尋句。至呼其名。始知之。毒能斷腸。可賊也。遂遠辟。不復近視。後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鳥嘴。似倒挂幺鳳。軒輊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焚兒曰。此斷腸鳥也。嗜啄斷腸花子。採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按本草經。一名鈎吻。一名堊葛。一名胡蔓草。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

滇人謂之火把花。亦因花紅而性大熱。故名。陶宏景云。鈎吻言鈎人喉吻。入腸爛腸。是矣。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居斯語。爲茅山黃精反復致辨。無使學長生者誤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鈎吻蔓生。葉似鳧葵。則大謬矣。稽含南方草木狀云。莖葛蔓生。葉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之間。花扁如卮。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鈎吻胡蔓草。莖葛。一物異名。俗復從而傳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櫻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鈎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草爲蔓生之物。更失其真。況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櫻柳迥殊乎。無亦草之毒者不一種。惜乎爾雅未載。不可得聞也。

獻賊初生事

延安府膚施縣有林生者。縣之柳樹潤人。家貧苦讀。試輒不利。舌耕於金明驛之東土橋。遺妻守舍。紡績自給。塾去家兩舍。一日歸省。未至家。天已昏黑。愁雲密布。少頃大雨如繩。遂避雨於道旁東古廟中。廟三楹。牆垣倒塌。無人住持。中有神像一座。金衣剝落。神前有破香案。亦欹斜將圯。意待雨少霽。卽行。而飛霖愈猛。雷電交作。遙望村火點點。簫外泥深三尺。跬步難行。無如何。遂坐於香案下假寐。忽見兩廊人夫喧闐。騶子奔馳。灑掃塔道旁有大廚。聚羊羅列。宰夫數十百人。彎刀縷切。堂上燈燭輝煌。龍文鳳綺。供設甚盛。中一人緋衣平天冠。似王者規模。指點手下。安排桌几。結綵張筵。旁列鼓樂。似人間地方官伺應上司狀。探馬卒絡繹不絕。鬧擾之聲。燭火之光。徹內徹外。少焉。忽有飛報者云。煞星下界矣。緋衣人卽踉蹌趨

出門外。祇候甚恭。林生亦從稠人中遙望。見雲端冉冉一簇人馬擁乘輿飛奔而下。兩旁皆仙娥嫗嫗。環夾左右。笙簫縹緲。響遏行雲。漸漸前導至前。緋衣人又疾趨數武。俯首拱立。貌益恭。乘輿忽墮廟外。喝駐輿中。走出一人。赤髮盡面。巨齒獠牙。獠獠甚。昂昂而入。緋衣者謹隨後至大廳。赤髮人直上座。略不敘賓主禮。緋衣者揖後。即趨側席陪坐。赤髮人坐定。即拍桌呼曰。飯來飯來。莫誤我事。緋衣人即喝塔下數十青衣。昇餐盤而上。珍羞羅陳。大率皆人間未有。其隨來人衆俱有供給。在兩廊下。一時鼓樂齊鳴。歌舞畢。備饌畢。又青衣數十。爭上撤席。緋衣避席拱立。言曰。今日星君下界。雖奉上帝勅旨。亦應萬民劫數。但職忝東嶽。以好生爲心。伏乞刀鉞下暫留殘喘三分。則庇德非淺。言訖。又復恭聽。赤髮者初聞若怒。既見上下俱款洽。降至。有赧色。微頷首而起。大步出門外。隨者皆擁護。緋衣人仍送出。旁候乘輿。一片光明。望望投已。村中而歿。林生牽從緋衣侍者密問之曰。此何人。答曰。此汝學生也。一驚而醒。則身猶在香案下。東方已白。簷洒漸稀。雨已晴矣。視廟榜。乃東嶽也。遂趑步歸至家。妻啓戶出迎。林生見桌上盛喜鷄子一盒。問之。妻答曰。昨晚比鄰張嫂。誕子所送也。林心異之。後五歲。張翁送其子入塾從讀。改名獻忠。年餘不能記一字。翁遂使牧牛。又無賴。往往從羣兒扑戲。及長。漸爲狗偷。充本縣快手。不數年爲流賊。官兵不能捕。甲申後。林生已老。猶在。時時爲人道其事。沈虹舟祖惠嘗爲予言。

柳妖

綿竹縣民楊化翠女。迷於妖。釀不能禁。一夕。妖與女圍爐。更深倦談。即倚燈熟睡。張口作齟齬聲。女乘便

以火箸夾然炭置口中。妖忽大叫。從屋後號啕而去。翌日覓之。三里許有枯柳一株。炭在焉。此雍正十一年秋事也。